

西北农耕文化的象征与隐喻

——兰州太平鼓文化初探

那 贞 婷

(西北民族大学 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兰州太平鼓是流传在兰州市郊区农村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数百年来,它已经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独具西部风情的民间艺术形式。笔者以兰州市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的太平鼓为实例,从太平鼓的源流、农耕文化的内涵、与祭祀相结合的文化底蕴以及兰州太平鼓在兰州市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所体现出的传承发展情况等方面作了浅显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对兰州太平鼓早期祭祀及形质特征的分析,发现兰州太平鼓这一民间盛行的鼓舞形式所反映的农耕文化内涵和农耕文化特质,并揭示其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出的创新与发展。对当地太平鼓的表演、制作技艺与民众的传承心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地考察和深入挖掘。

【关键词】农耕文化;祈福禳灾;祭祀;传承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07X(2006)05-0057-04

The Lanzhou Taiping Drum's symbol and metaphor on culture of agriculture in northwest of China

NA Zhen-ting

(Sociology,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Department, Northwest Minotities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Lanzhou Taiping Drum, a kind of drum with bovine-skin membranes stretched over its ends and iron rings attached to its handle, beaten with a long thin drumstick, is a traditional folk art which is spread far and wide at the villages located at the outskirts of Lanzhou City.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folk art form which has an unique West China style over hundreds years. The author makes the drum of Shuifu Village, Shuifu Town, Gaolan County in Lanzhou as a living exampl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such aspects as its origi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arming, the cultural details which combine with sacrifices and the situation of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Lanzhou Taiping Drum at Shuifu Village.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 and sacrifice of the drum in early year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drum which is popular among the people mirror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farming, and then promulgate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zhou Taiping Drum in modern society. Finally, on the aspect of its performance, the skill of making, the masses' mentality of imparting and protection for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t waits on practical study and needs full research.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agriculture; pray for blessings and disaster relief; sacrifice; impartation and development

一、引言

兰州市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是一个人口在 5000 人左右、共有 1100 多户人家,依靠农业生产和洗砂为主要生存手段的村落。兰州市皋兰县水阜乡一共有七个村庄,分别为沙岗村、涝池村(也称石涝池村)、彬草村、水阜村、燕儿坪、长川村、老罐村,其中沙岗村、涝池村、彬草村称为上三村,燕儿坪、长川村、老罐村称为下三村,水阜村恰好在地

形角度位于中心,是皋兰县水阜乡的中心村。当地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仍然能够很好地保留和发展兰州太平鼓这一传统的活态民间艺术。在水阜村,并没有为了表演而成立专门的太平鼓队,每到正月村里会鼓励各家各户的男性青壮年踊跃报名,相应的费用都是各家各户自动捐出的,多年来,这一传统从未间断。对于兰州太平鼓而言,兰州市皋兰县的太平鼓在技艺的传承和文化的保留上是比较有名的,加上水阜村所处的地理上的优越位置,使

【收稿日期】2006-09-08

【作者简介】那贞婷(1981—),女,甘肃兰州人,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万方数据

该地区的太平鼓更能够吸收各村太平鼓表演上的精华。所以,笔者在本文中以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为个案,运用文献学和田野作用中的无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兰州太平鼓进行研究。

近年来,兰州太平鼓在国内群众文化市场声誉日隆,对兰州太平鼓文化内蕴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对于保护甘肃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兰州太平鼓作为一种兰州地区特有的活态文化形式,对其文化方面的深层体会可以进一步保留兰州太平鼓所透射出的深层文化底蕴,为兰州这一特有民俗的保护、传承、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兰州太平鼓作为兰州地区人们自娱的传统鼓舞形式,对其的研究可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娱乐生活和审美需求,满足兰州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层次上的要求,更深层次地促进兰州地区精神文明的发展。

二、兰州太平鼓概况

(一)兰州太平鼓及其舞法

兰州太平鼓是流传在兰州市郊区农村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数百年来,它已经逐渐发展演变成一种独具西部风情的民间艺术形式。《辞源》中太平鼓条这样写道:“太平鼓,鼓曲名,宋徽宗崇宁,大观间,京城内外街市,有鼓笛板拍演唱,称为打断,政和初年,官令禁止,民间乃改称太平鼓。”太平鼓亦称“腊鼓”、“长鼓”、“单鼓”,也有人称其为“羊角鼓”。鼓框为杨木制成,成桶形,两面蒙牛皮,用银色铆钉钉实,上有扣环和把手。鼓身长70厘米左右,鼓面直径40厘米,鼓重9~19公斤,鼓身颜色以代表吉庆的红色为主色,鼓的两边画有黑色的方形花纹。鼓身绘有中华民族图腾龙的造型,一般都为双龙戏珠图案,虽然也有绘制凤凰图案的,但在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兰州太平鼓的鼓面描绘有玄妙的太极八卦图,大小基本占据了整个鼓面。

兰州太平鼓打鼓时一般不用槌,而用麻绳拧成的鞭,鞭长约65厘米,表演时,动作刚劲潇洒。太平鼓的击鼓动作融进了民间美术成分,幅度大,力量强,忽而擎鼓至头,忽而抡鼓落地,骑鼓腾跃,前打后击,表演难度较大。鼓队一般以牙旗(也称压鼓杆)作指挥,锣跋击节,鼓身飞舞,三者起落有序,场面十分壮观。太平鼓队的指挥,也是太平鼓表演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根据鼓队人数的多少,太平鼓队会增加人数不等的副指挥,他们手中的牙旗要略微小于主指挥的牙旗,但主指挥只有一人。在震天动地的鼓声中,上百名鼓手忙而不乱,队形不断变化,鼓手们排出种种阵法,如“一字长蛇阵”、“六合阵”、“八卦阵”等,令人目不暇接。兰州太平鼓的表演队形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由数十名或数百名鼓手排成两行,中间用三米长的牙旗指挥,前后锣、跋;另一种队伍列成三行,锣、跋放在中间一行。两种队型头锣都在前面,由大跋指挥鼓队,指挥杆压节奏。一般而言,太平鼓队的人数编排都为九的倍数,在中原文化中,九为至尊,“一言九鼎”、“九九归一”、“天下九洲”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不管在着装、队形、阵法还是人数的安排上,其讲究与程式要求都极其完备、细致。鼓队在皋兰县水阜乡表演时,太平鼓队的指挥者在前双手执牙

旗,上下晃动,指挥锣、跋、鼓三者节奏的轻重缓急。锣手、跋手、鼓手队列两行紧跟而行,边行边击。鼓队行进到十字路口或村委会大院等人多宽敞处,指挥者猛然挺身而起,高举牙旗大幅度挥动,锣跋齐鸣,鼓手刷地运鼓过头、右腿高踢,鼓鞭从腿下击去,正中鼓面,三个动作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之感。

兰州市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的鼓手一般为黑色短打武生戏装:头戴武松帽,鬓插英雄胆;上衣分内外两件,里穿白色对襟褂子,外罩黑色褂子;下穿黑色灯笼裤,腰间系红色绸带,足登白麻鞋,显得英气十足。也有的鼓手全身上下着红色滚边的鲜黄色、绿色或蓝色绸衣,腰间系红色绸带,上衣前胸或后背都镶嵌有明晃晃的护心镜,服装样式宛若古代战场上的武士,与以红色为主调的太平鼓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太平鼓溯源

任何一种民间文化形式的形成都蕴含着一定的人文、历史和地域特色,太平鼓的形成是兰州地区部分艺术元素的集中组合。太平鼓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兰州市博物馆收藏着兰州市永登县乐山坪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类彩陶鼓,史学界称它为鼓的“鼻祖”,它和今天的太平鼓外形极为相似,被看作是太平鼓的雏形。早期太平鼓大约出现在西汉,元狩二年汉武帝开辟西域建立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积聚交汇,这时的鼓,除用于战争鼓舞士气外,大多用于祭祀、舞蹈、音乐。据《玉海》记载:“羯鼓如漆桶,两头具可击。”秦汉以来,兰州逐渐成为军事重镇,故攻占守御用战鼓、屯田祀社、祈求五谷丰登也用战鼓,逐渐演变成了以娱乐为主的太平鼓。关于兰州太平鼓,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明朝初年,朱元璋令大将徐达西征,收复了庆阳和临洮后,一举将兰州城攻下。惟有黄河北王保保城有元军坚守,久攻不下。时逢春节,谋士向徐达献计,命将士装扮成社火队入城,将兵器藏于鼓中混进城中。随着一声炮响,城内外将士里应外合击败元军,收复城池。为了庆祝胜利不再兵刃,愿天下太平,即取此鼓名为太平鼓。据说现今兰州市郊的朝阳村、安乐村——白塔山公园东北角的山上,还有所谓的“王保保城遗址”,但是徐达发明太平鼓并没有史籍可考,而所谓的“王保保城遗址”究竟在哪里,谁都没有真正见过,传说中反映的情况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缺乏可信程度。曹燕柳在《文艺研究》中考证,真正发明太平鼓的并非徐达,而是北宋神宗熙宁初年拓边复地的名将王韶(字子醇)^[1]。他在边陲军旅,将当地“讶鼓”(或“研鼓”)改造并重新编排而产生了今天的兰州太平鼓。宋代彭乘的《续墨客挥犀》中有王子醇教军士为讶鼓的记载:“王子醇初平熙河(今甘肃中部与青海东部地区),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为讶鼓戏,数年间逐盛行于世,举动舞按之节与优人之词,皆子醇所制也。或云:子醇尝与西人对阵,兵未交,子醇命军士百余人装为讶鼓队,绕出军前,虏见皆愕眙,进兵奋击,大破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也有:“崇宁大观以来,内外街市鼓笛板拍名曰打断。至致和初,有旨立赏钱百五千,若用鼓板改作蕃曲子并著蕃服之类,并禁止,有赏。其后民间不废鼓板之戏,第改名太平鼓……”

政和三年六月，尚书省言：‘今来已降新乐，其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研鼓、十般舞之类，悉行禁止。’可见，太平鼓起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初平熙河之时，宋徽宗政和三年官令禁止，后民间没有废除鼓板之戏，将其改名为太平鼓，使其至今在兰州地区仍然广泛流传着。

虽然，兰州太平鼓最初并非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是一种作为对刀光剑影战场生活的气氛渲染工具。但是，再兵荒马乱的生活也总有平息的一天，人们毕竟需要耕作以休养生息来满足生活的需要。民众的生活终有一天会由暂时的战争喘息转为长久的安定、祥和，这样以来，早期作为战鼓的兰州太平鼓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而是随着生活的安定转化为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另一种情感寄托形式。

三、太平鼓——农耕文化的律动

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鼓文化，鼓与农耕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兰州太平鼓作为传统的鼓舞形式，正反映出陇原大地农业文明的律动。

物质生产是民俗的本源之一，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舍此则不能顾及其他。但是，要征服自然，发展物质生产，求得生活上的温饱又谈何容易。俗语说：“民以食为天”，“食”作为一种物质民俗，当其不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时，民众自然会利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自身的愿望，这恰恰在物质民俗与精神民俗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兰州位于大西北，兰州地区的皋兰、永登等地都是典型的农业耕作地区。西北地区气候较为恶劣，一年四季干旱缺水、风沙大，夏季酷热难耐，干燥少雨，这种气候环境加上相对较为贫瘠的黄土地并不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作物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和阳光，并且收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农民们热爱土地、祈愿丰收的心理，就形成了人们的主导心态。渴望丰收，祈求风调雨顺就必然形成兰州地区人与自然、人际之间和平相处的纽带。人们常说：“甘地寒气闭塞，春初非击此鼓则地气不融合，岁必不熟。”可见，兰州太平鼓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得以不断地传承和发展的。兰州太平鼓一般始于农历春节，到正月十五达到最高峰并结束，其组织形式及活动的时间都是与农耕生产的季节性相适应的，其舞蹈形式的激越及有节奏的律动，正反映出农民对来年收成的期冀。以农耕形式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民众，对其生存所最为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庄稼的长势和收成的好坏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气候状况。这样，兰州太平鼓作为一种心理寄托的乘载体，逐渐承担起了理想催化剂的作用。

兰州太平鼓鼓身所绘制的龙的图案，也能窥探到农耕文化的端倪。自古以来，人们就有通过缘物寄情、托物取喻的方式来寄寓美好向往的倾向。龙是华夏族的图腾，是农耕民族所崇拜的神物，人们认为龙能够行云步雨、掌控天气。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龙一直是掌控人们生存大权的天神，敬龙则风调雨顺、免除干旱、消灾驱邪；逆龙则食不果腹、忍饥挨饿、生不如死。人们在兰州太平鼓上绘制龙的图案，正是借龙传达对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和顺气候的向往。尤其在兰州地区，干旱少雨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这

种气候对农作物生长可以说是极为不利的。数百年来，农民们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顶着日头的艰苦生活。恶劣的环境往往使一年的收成不能与艰苦的劳动成正比，农民们对于雨水的祈盼更不必言说。太平鼓将雷与雨巧妙地融为一体，真实地道出了位于黄土高原兰州地区这一独特民间艺术的心灵内蕴，寄托了人们多少希望与理想，反映了人们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不干于命运摆布的精神层次。

另外，兰州地区冬季寒冷干燥，尤其在正月，天气状况极其严酷，一般都在零下十几度左右，此时正值农闲，太平鼓这种力与美相结合的舞蹈，也能够通过大幅度的动作使身体发热、抵御寒冷，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而且太平鼓的表演舞姿又能够在大量的出汗过程中与正月的红火节日气氛有效的融为一体。在寒冷的正月，当身体与心理欢腾于一片，达到火热之时，将激越的情绪与殷切的盼望随着鼓声一起迸发出来，达到人鼓合一。

四、祭祀——鼓韵本质

兰州太平鼓，作为一种传统的鼓舞形式与民间祈福禳灾的祭祀活动是分不开的。我国古代典籍之中鼓与祭祀、祈求农事是密不可分的，《周易·系辞上传》中就有“鼓之舞之以尽神”的句子。《诗经·小雅·甫田》中写道：“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通过击鼓祈福以谢田祖，祈求降甘露以滋润苗黍，养育儿女。《诗经·周颂·执竟》中“钟鼓喤喤，磬元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及”，可见鼓已经是祈求福禄的祭典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诗经·鲁颂·有瞽》：“应田县鼓，鼙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反映了庞大的祭祀场面。《诗经·鲁颂·有駉》中“鼓咽咽，醉言舞”、“鼓咽咽，醉言归”，反映对丰衣足食、年年昌隆的期盼。《诗经·商颂·那》中“猗与那与，置我鞞鼓。奏鼓简简，衍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鼙鼓渊渊，嗜嗜管声”，反映繁复盛大的祭典仪式中，击鼓以娱神明，祈求神明降福的宏大场景。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每逢年节，兰州人民用太平鼓祈求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世世代代绵延不断。在兰州市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里，每年春节期间都有闹社火的习俗。从阴历正月初三起社火，太平鼓队就打起锣鼓，在村里各家各户转一遍，名曰：“扫街”，以此来扫除各家各户的晦气。有些地方会在鼓队的带领下，到附近的庙宇祭祀山神和土地神。水阜村如凤山上，有一座香火灵验的灵峰寺，共有三间，当地人也分别称之为大佛殿和娘娘庙，每年正月社火队扫街之后都会前往灵峰寺祭拜、击鼓，借神灵来保佑水阜村村民人丁兴旺、年年有余。而此时，一些善男信女就会跟随太平鼓队前往烧香拜佛，早已成为传统。太平鼓声惊天动地，目的是为了驱邪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瓜瓞绵绵。无论黄河岸边的田园村舍，还是山谷深处的崖畔坡下，每当威武雄壮的兰州太平鼓轰然响起，这块黄土地顿时就沸腾起来。太平鼓响到哪里，便把希望带到哪里，送上关切，送上温暖，送上美好的祝愿。

兰州太平鼓与祭祀祈年有关,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古人把鼓声与雷声相比,认为鼓声可引来雨水,因此鼓声有利于春耕和农作物的生长,《周易·系辞上传》就有“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的句子。古人认为雷动意味着亨通,人们通过雷动的声音可以达到震慑万物的作用,恐惧谨慎必能带来福泽,这在《周易》中得到了证明: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啞啞,不丧匕鬯。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兰州太平鼓所发出的声音惊动天地,如春雷贯耳,“雷以动之”,使万物惧怕^[2]。人们通过擂动太平鼓以求得万事顺利、太平祥和。太平鼓面所绘制的太极八卦图,通过雷动的鼓声传达“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的信念,以达到“极天下之己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效果^[3]。

五、兰州太平鼓的传承与发展

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巨变,兰州太平鼓已经在传统底蕴的基础上,代代传承,并且经过人们一代代的改进与创新,成为一种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全民性的民间艺术了。如今的兰州太平鼓,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性和艺术观赏性,它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充足的艺术想象和创作空间。

兰州太平鼓这一民间艺术,经过兰州人民及艺术工作者的深入挖掘、整理和创新,在兰州太平鼓原有基础上进行有机的融合和加工,放弃了传统打法中常用的套路,使太平鼓的动作更趋多样化。水阜村农民们在打太平鼓过程中,创造出骑士射雕、万马奔腾、雄鹰展翅、鹏翅扶摇、黄河勇士、丹凤朝阳、飒爽英姿、巾帼英雄、潜心取捷、双鞭担肩等二十多组动作。同时,在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转换上,进行了大胆的改进,加快了转换节奏,使其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这相应地加大了动作的难度,但动作上更为流畅,使太平鼓打法的变化趋于丰富,也使沉闷的节奏得到改变。在兰州太平鼓的阵法上,又创制出龙舟飞行、大漠驼铃、黄河儿女、女中豪杰等等形式。在观看现代太平鼓表演时我们会发现,有的表演还加进了音乐背景,使音乐与鼓二者节奏融会贯通、节奏更加徐疾有致。

太平鼓本采用于祭祀祈年,而且由于太平鼓本身的形质和最早以战鼓为主要形式的特征,数百年来一直都只有男性才可以触摸。又由于太平鼓屯田祀社的功用,打太平鼓在过去被认为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每年正月过后都要将鼓封存,到来年正月才可以再开封。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太平鼓已经逐渐发展为一项兰州地区全民性的娱乐活动,只要有庆祝活动,兰州太平鼓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人们还大胆创新成立了女子太平鼓队,甚至儿童太平鼓队。根据笔者调查,在水阜村,很多太平鼓

队大胆地吸收不满十四五岁的孩子为成员,有的太平鼓队还以清一色的小男孩儿作为副指挥,但他们的英姿可一点儿也没有输给那些大人,这为兰州太平鼓技艺的传承打下了基础。水阜村太平鼓队的指导者,年近七旬的肖老告诉我,当地太平鼓一般都由男子来打,因为一方面太平鼓由古代战鼓改造而成,起初都是由男性来打的;另一方面太平鼓的动作表演难度大,女子很难完成鹞子翻身等费体力的动作。如今,水阜村很少有女子太平鼓队,有时为了新颖也会有相关表演,但还是极为少见的。同时,许多老年朋友本着自娱自乐、强身健体的目的,也积极成立兰州太平鼓队。笔者在兰州市南关什字附近就目睹了水阜村一支老年太平鼓队的表演。据该团年近六旬的老人杨队长介绍,他们成立这支太平鼓队时间并不很长,由于大家对太平鼓的热爱,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本着发展兰州特色文化的目的,克服体力和技艺的欠缺,多方请老师培训,刻苦训练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可以说,兰州太平鼓的打法难度较大、体力要求也很大,对于妇女、儿童、离退休老人来说,可能并不能收到酣畅淋漓、荡气回肠、惊天地泣鬼神的气势和效果,但我们足以通过此看到兰州这一民间艺术的风貌。据了解,在水阜村,每到春节,人们都自发的在户外组织太平鼓的训练,有不少年事很高的老人,仍然在太平鼓队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在零下十几度的户外,还能感觉到他们对太平鼓的热爱。从他们身上,我们不只看到兰州太平鼓的今天,也看到了兰州太平鼓在群众性映照下的未来的发展前景。

因为兰州太平鼓本身所具有的浓烈的文化内涵和深广的历史文化意蕴,使太平鼓这一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民俗事象具有了无法抗拒的魅力。在水阜村的村民们心中,也许当地的太平鼓技艺并不能堪称是最精湛的,但是他们对太平鼓的情感,却并不亚于兰州市其他地区的任何民众。

本文主要以兰州市水阜乡水阜村的太平鼓为个案,从太平鼓的源流、农耕文化的内涵、与祭祀相结合的文化底蕴以及兰州太平鼓在兰州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所体现的传承发展情况作了浅显的分析和描述。对当地太平鼓的表演制作技艺与民众的传承心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地考察和深入挖掘。同时,将兰州太平鼓引入到现实价值层面,也是值得进一步去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 [1] 曹燕柳.太平鼓正源[J].文艺研究,1995,(3):66-70.
- [2] 张善文.周易·卦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102.
- [3] 张善文.周易·系辞上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89.

[责任编辑:马争朝]